



徐则臣 (连载 27)

那时候没有飞机、火车和汽车,有钱的没钱的都走水路,上下游来的男人在船上寂寞了多日,不管身份高低,上了岸裤裆都顶起来,赶着散火。有人买就有人卖。当地的女人、讨饭来的女人、跟着船慕名来大赚一笔的外地女人,源源不断地来到花街。白天一个个小院浮在睡梦里,到晚上睁开眼,做生意的门楼上会挂一盏小灯笼,你摘下灯笼敲门,吱呀一声侧身进去。接下来的事情需要既高雅又低俗的想象力:你想象得高雅,这事情就很高雅;你想象得低俗,它的确也低俗,你就会像易培卿一样,骂出“千人骑、万人睡”这样的话来。但是易培卿这个人也不是一味低俗,他也玩高雅,他也“骑”和“睡”。在易长安长大之后某一天当面给他两拳之前,他的“女人次”也达到了相当

第二天下午,三人一起坐在海边,等候那只小船。风不大,海面也还平静。等了一个时辰,小船飘飘而至。辞别老人,心却留在了荒岛。

所幸归程还好,小船颠簸不重。船工说涌的大小要看水中蓄力多少,不光是看风,行船之难就在这里。“‘力’从哪里来?”“憋儿问。”“从潮汐来,日日潮汐不同,要看大海和月亮商量得怎样;也从风上来,近处气息,说不定远处还刮着哩。要不说驶船至难。”船工说着,从容划桨。

小船到了中途水域,涌又大了,船工双腿弓起,两手捉桨如刀,双臂挥动幅度变大。两人不语,心中默祷。好在这一程搏击稍短,只半个钟头就过去了。天暗下来,不远处的浪涛岛变得越来越大,一群鸥鸟前来迎接。

营管为第二天即要离岛的舒莞屏设宴。席间问起海胆岛,舒莞屏嚷道:“营管大人或可为老人送些日用饮食,他是大药堂的道长。”营管点头,问:“垂垂老者困于荒岛,何能苟活?”“非也。此人心志坚固非常人可及。”营管一脸茫然,端杯敬酒,说:“督一行几日前踏踏两岛,着实为人敬佩。他连饮两杯,叹道:‘可惜大人未能遍尝岛上佳肴,只待来年夏日了。而今战事吃紧,连将军都统都少有踪影。老天佑我,让咱为大公祝祷。’说着双手拱拳遥拜。”

归返只有一个钟头,抵达码头已是近晌,小棉玉的厢车停在那里。“提调!”舒莞屏叫了一声。几次出营提调都未亲自迎候,这次让人讶异。他们快步走向厢车,车上下来的果然是小棉玉。“怎可劳烦提调!您如何得知归期?”小棉玉不答,只说:“公子再不归来,我就差人去传了。”“啊,何事?”她只让他上车,其余三位乘另一辆。小棉玉刚刚坐下就说:“大公

高的两位数,他高雅地把这种“骑”和“睡”称为“挣回尊严”。关乎尊严,兹事体大。

不管怎么说,市场经济在花街上几百年前就建立起来了;食色性也,挡是挡不住的。明朝的时候花街叫水边巷,名字很文雅,听起来像住着一群写诗的人。诗人们的确也经常来水边巷,他们在船上看遍祖国大好河山,喝了酒写了诗,抒情的欲望平息了,下半身就骚动起来。他们立志要在女人的肚皮上写出更好的诗。“水边巷”三个字,入诗不如花街简洁有表现力,往往遇到平仄的障碍,也不如花街生动响亮,易于在水面上口耳流传。清军入关以后,水边巷就没人叫了,花街成了运河沿岸声名远播的地标,连当地人都叫花街。初平阳闲来翻淮海史志,发现这一沿革。史志载:初为水边巷,后流俗习称花街,久之,以花街名;新中国伊始,以为花街之名腐朽,乃更之以解放街;然解放街之名庸平,声调沉闷,遂复初名水边巷;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,花街发而展之,规模空前,欣喜之象如花,乃复更名花街。史志上有一小段评论,说:花街就花街,取其正大之义,不畏花街柳巷之淫邪猜忌,恰表明政府和人民胸怀的宽阔与坦荡。

长安的母亲嫁给易培卿之前,没在门楼上挂过灯笼。那时候没人敢挂灯笼,如此封建毒一旦被揪出来,游街批斗都能把你整死。但到“文革”后期,很多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所以,逐渐有女人在门口悄无声息地贴红纸条。通常是在后半夜,花街本地人都睡了,看不见,院门怯怯地响两下,如叹息,红纸条就被糊糊粘到

了门楣上。上了石码头的外地人,当然也有一些本地人,只要在花街上来回走一圈,就会发现有张红纸条比别的纸条大,也更鲜亮。因为她比别人更需要钱。那个时候,贴红纸条的基本上都是苦命人,不像现在,前卫的女孩子们把它当成挑战身体的娱乐。

想必你能理解一个父亲在“文革”武斗中被造反派打成重度残疾的姑娘不得已的出路。她父亲腰部以下形同虚设,生活无法自理,但他的大脑和脏器功能运转良好,可以健康、清醒地依赖唯一的女儿活下去。这个家没有第三口人,他活一天,她就待伺候他一天,他是她父亲;她年轻,没有力气,缺少靠山和帮助,她的身体是她负担这个家的唯一方法。父亲仰卧在床上,每天后半夜把耳朵堵上,以免听见隔壁女儿房间里的动静;那些猪一样的男人经常发出畜生般的号叫。这种时候他就痛恨自己当初被狗血浇了心,参加什么“东方红派”,说到底哪个方向更红跟他有屁关系?他屁颠屁颠地跟年轻人混在一起,举着旗子风风火火地冲在最前面,一顿乱棍涌向他的双腿;他只感到疼了一下,最初疼的那一下,从此双腿就消失了。现在他保存着无比健康的上半身,靠女儿的身体生活。

1975年元旦第二天,运河后半夜的冰越结越厚,易长安的外公摸黑吃下去一包大剂量的老鼠药,在床上等死。他是如何弄到的老鼠药,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,这在四条街都是个谜。长安的母亲不怕狼,也不怕蛇和蟑螂,怕老鼠;那个时候家里没养猫,她把所有老鼠可能出没的地方都放上了

老鼠药。她当然是把老鼠药化整为零地分散在家里,所以她一直想不明白父亲是如何聚了那么一大包老鼠药。

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,假冒伪劣产品还没有现在这样大面积覆盖我们的日常生活,老鼠药的效果很好,有的药叫“三步倒”,有的药叫“含笑半步癫”,药一下肚,老鼠都来不及想一想自己会死得多难看就死了。长安的外公吃完了就觉得肚子里有老鼠开始乱窜,老鼠越窜越多,从胃开始往上半身的各个角落奔跑,一直冲进他的大脑。他想安静地死,但老鼠药实在不是一样体面的自杀工具,他不听使唤地扭动身体,想把自己从肋骨中间扒开,想让老鼠们都跑出来,让肚子里凉快一下。那夜很冷,但他很热,大汗淋漓。他的确也把自己扒光了,皮肤差点也扒下来,在他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死的一瞬间,突然高兴了,因为终于解脱,因为从此可以不再成为女儿的累赘,他甚至感到没有了腿脚的自己在生命之末一下子飞了起来。那种飞翔很像传说中的去天国。然后他就死了。

他不知道,他不是向上飞,而是向下飞,他滚到了床下。他不知道,是因为他在掉到冰凉的地上之前,在半空里就已经死了。咕咚的落地声惊动了隔壁的女儿和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此刻也很热,他早已把自己扒光了,正大汗淋漓;此刻他也体会到了即将飞升的快感,他在向金光灿烂、花香馥郁的天国奋力冲刺。在他张开嘴准备喊叫的时候,听到咕咚一声。他不得不停下来,因为身下的女人一把将他推开,等他回过神来,她已经囫圇地穿好了棉衣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81)



得知你去了浪荡岛,殊为不安。她是最厌那个岛的。”舒莞屏心中忐忑,看着她:“实在可惜。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讲。”“但讲无妨。”“岛上人不喜大城池,更不喜登岛的人。他们不再供奉大公,只供海神和狐狸。”小棉玉久久不语,沉默一会儿说:“见大公时,不必提起这些。”

舒莞屏感到了对方迅疾收回的目光,额头烙烫。他低低呼出一句:“提调,君子自洁!”小棉玉应道:“总教习大人,大公实在是牵挂和疼惜公子啊!”舒莞屏甚是感激,说:“此一行并非全是坏处,我这里正有大大好消息哩!”接着就将海胆岛和道人详叙一遍。小棉玉欣悦:“啊,道长活着!此事言与大公,她会大喜过望的!”

冷霖渡消息灵通,当夜得知舒莞屏归来,亲自登门。“国师大人!”舒莞屏迎上去。冷霖渡脸上有着难掩的快意,问:“公子可也顺适?唯时间太短,来去不过四日。”“谢大人,我去海胆岛了。”冷霖渡把杯子重重放案上:“竟有此事?快快与我道来!”

舒莞屏简要说了荒岛之行。冷霖渡微微张嘴,一口稍细碎的牙齿磕着:“了得。我倒要看看道人携回什么!”他的手摆动一下:“嗯,这么着,好生歇息几日,要为大公的洋语文书忙碌一阵了。”“啊,什么文书?”冷霖渡语气淡然:“有人呈上一批洋行字纸,德

文日文。军火器械清单,或其他。”舒莞屏想起那场延缓的战事,觉得吃紧的战事就像海上浪涌,一切于暗中积蓄,变幻莫测。冷大人说:“那场大战最终未可免除,想想看,旗营与新军这会儿忙着围剿叛军,一旦了结,必会扑向河西。所以断不可松弛懈怠!”舒莞屏从对方眉宇间,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。

舒莞屏等待大公的召唤。三日过去,并无音讯。他在空余时间仍旧订译冷大人那份图谱,对其中的曲折隐晦和未免牵强的索隐,多有犹疑。古齐国茫无端倪,淹灭流失,种种钩沉考据更嫌单薄,且芜乱失序。冷大人有言:这不过是初劈之功,创建学问如同确立社稷,须有开疆拓土之伟力,更不得牺牲。想到这里,又有些许钦敬生出。

凌晨始得卧榻,醒来已是九时。憨儿在门外等候,禀报:“总教习大人,大公那边传话了,问公子可有闲暇?”

六

舒莞屏在大公回身取茶饮时,又想到了“五微子”。他闭了闭眼睛。大公把杯子放下。他一眼看到了大公的忧思,还有一双眸子中的牵念。“大公,我也许不该去那个岛。”“我听说公子寻了那座荒岛,甚是欣慰。”她捧起杯子,眼睛

一直在看他。舒莞屏觉得盛夏并不凉爽,窗子没有开敞,空气有些沉闷。茉莉的香气更浓了。大公的薄衫使苗条的身躯更加显著。

舒莞屏实在忍不住,最终还是表达了心中淤愤:几位将军留在岛上的恶迹。他记住了小棉玉的警示,出言审慎。大公长叹,默然良久,言道:“吾之仇讎岂止河东与官家。且忍耐些。”舒莞屏听得清晰,记下了每一个字,一层泪水蒙上眼膜。他心里呼叫一声:“大公!”

大公回身去了内室,耽搁时间稍长,搬出一叠厚厚的纸页。这就是那批洋语文书了。他接过。大公说:“不急。它们太多了,有不少冷闻。”说着把中间的一个硬壳圆筒取在手中。这是那张“女子策马图”。他看着她案上一点点展开,近前一步。画上人就在眼前,而且他亲眼见她从画中复活:策马扬鞭,白马长鬃与乌发一齐向后飘去。

“它一直挂在我的卧室,后来却要收起。它让人彻夜不眠。我盼你从浪荡岛早些归来,是要讲给你一些事情。我担心一场大仗打起来,就再也没有时间说这些了。它埋在心里太久,因为这里没人配得上听。”他一阵心跳。她把椅子拉近一点,“公子,这画后面藏下了一些秘密。比如谁把它送给了院公,他又为什么在临终前一定交还与我?就让我们从头说说罢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35)

安北斗惊愕于孙铁锤消息来源的快捷与准确。孙铁锤继续一脸不屑的样子道:“北斗,看把你忙活的,就是天子下了圣旨又能咋?咱又没端他公家碗,能把我白瞅两眼半。驴日下的当年打葫芦包,让马蜂蜇死了我爹,还没跟他算账呢。八万!”

谁能把孙铁锤治住呢?这是当下安抚温如风的关键。像他这样有事没事地乱刺激,温如风大概迟早还是要跑的。

安北斗突然想到了草泽明。

21 草泽明

草老师在村里当了十几年民办教师,孙铁锤、温如风、安北斗他都教过。好多年也转不了正,听说“走动”不得行。而他既舍不下面子去“走动”,也受不了外行教干为升学率,动不动就指着鼻子骂人的鸟气,干脆扔了教鞭,回去“耕读传家”了。他爷爷就在村里教过私塾,他爹也是识文断字的人,但都没离开过北斗村。都过的是两亩地一头牛、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。不过草老师没有娃,是师娘不生。也请地方老中医开过不少方子,吃了还是没动静。师娘迷信,专门回老家弄了一棵皂角树回来栽着,皂角树子呢。去年有人来拜访草老师,说久闻大名,上门讨教的竟然是草老师最爱讲的曾国藩家书要义。谁知喝了人家孝敬的阎王醉,竟然人事不省,皂角树就被连根挖走了。师娘那天是到镇上卖鸡蛋去了。他家一天有时能捡十几颗鸡蛋。回来见没了皂角树,气得拿棒槌把看家的大黄狗的腿都打瘸了。草老师倒是看得开,四十五六的人了,结不结子就那么回事了。狗是怪不上的,要怪就怪自己好喝好显摆,竟然把曾国藩讲了两个半小时没住嘴。来的是一男一女。男的在做笔记。女的双手支下巴,两眼扑闪闪,显出一脸的崇拜,他就讲得特别生动起劲。房后皂角树就在这个时候被连根刨走了。没给草家结子,师娘总是有一份歉疚的。草老师安慰说,他教的娃娃多,待承好了,满村都是自家的儿女。

草老师家住在全村最高处,离安北斗家还有一里多远路程。房子是卧在一把太师椅一样的山腰里。为了俯瞰全村面貌,他爷在延伸出去的一个梁包上,建了一个简易亭子。远看群山郁郁苍苍、一亭置于万木苍翠之中,确有吐纳云雾、汇聚山川精气神的点睛妙用。亭柱上刻着“江山无限景 都聚一亭中”的对联。亭子的四梁八柱,就是就地取材的各种圆杂木,随弯就弯,绝不扳正削直,以图美观。顶上盖的是丝茅草,过几年翻新一次而已。四壁常年搭满了瓜藤蔓。远看像柴草垛,近看像小牛圈。可钻到里面一看,世事还真不小,竟然有青冈石棋盘、紫藤摇摇椅,还有毛竹加蒲草的软卧榻。一个老树窠子削平顶端后,竟做了可供四五人品茗的茶几。他每天都沉浸在这个小世界里,翻翻书,抿两口小酒,煮三巡老茶,再看看村里如练的河水东去,实在有点“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况味。

几亩地,一年三百六十九天,有六十天就打理好了。牲畜,以散放为主,单门独户的,也没邻居找麻烦。他还借自然花木,养着十几笼蜂,到时候割蜜就是。再就是一群野斑鸠,被他惯得能站在他手心吃食,卧在他肩头丢盹,立在他头顶拉粪。剩下大把时间,就抱着书,坐在亭子里朝日头偏西地看。如今看书也没压力,既不考秀才,也不中举人、争进士的,想看啥看啥。他还给茶几上刻了陶渊明几句诗:“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。”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”师娘有时也生气,怕他把眼睛看瞎了,骂他书里能看出花来,鸡吃麦子都懒得起身吃。他说鸡能吃多少,吃得再多还不是给咱长肉生蛋哩。气得师娘也撕过几回书,撕烂了,他把零片片剔剔起来,还看。家里衣食无忧,他又不想发大财,日子就过得真正是《诗经》里说的“民亦劳止,汙可小康”了。

安北斗过年时是去看他的。草老师的殷实日子,中心体现在每年自酿的上千斤甘蔗酒,和吊在火塘上空铸铁炖罐里一年四季都煮得咕嘟咕嘟的腊肉上。来人随时拉出一块,就能切出红红的砧板肉下酒。他每次去,草老师都埋怨不该带东西,说老师啥都不缺。动物有吃的、有巢穴就够了,而人也只需要食物、房屋、衣裳和做饭、取暖过冬的燃料足矣。这些东西山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其余的闲在那里都是累赘。安北斗说,你这是梭罗的思想。草老师不知道梭罗是谁。他说是一个作家,也是哲学家,写了一本书叫《瓦尔登湖》。草老师让他弄一本看看。草老师还说你们干部出差多、见识广,但凡有好书了搞几本,老师就是陶渊明的日子了。

这天安北斗来时,他正躺在亭子外的一堆干草垛上,用书扣着脸丢盹。书还是他去年开口要的《物种起源》。大概又被师娘撕过,连封面都粘得有些残缺不全。他喊了一声草老师,人哼哼一声,醒来了。问他咋来了,他说送书来了。不仅有《瓦尔登湖》,还有一套《缀白裘》戏本,都是他要过的。

(未完待续)